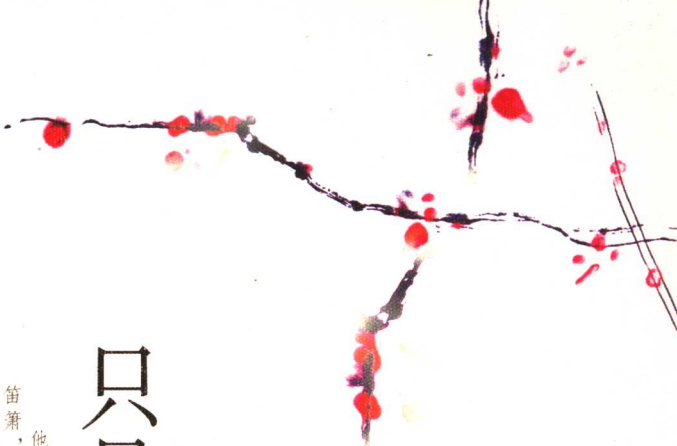




唐诗的美丽读法

只是当时已惘然

徐磊◎著

他们或慷慨高歌，或低吟浅唱，或在边塞悲凉地吹奏笛箫，或在田园优雅地抚弄琴瑟。他们高兴的时候，白日放歌须纵酒；他们忧愁的时候，抽刀断水水更流。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唐诗的美丽读法 徐磊◎著

只是当时已惘然

他们或慷慨高歌，或低吟浅唱，或在边塞悲凉地吹奏笛箫，或在田园优雅地抚弄琴瑟。他们高兴的时候，白日放歌须纵酒；他们忧愁的时候，抽刀断水水更流。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是当时已惘然:唐诗的美丽读法 / 徐磊著. —北京:中国
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4

ISBN 978 - 7 - 5001 - 1750 - 6

I. 只... II. 徐...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7072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357870

电子邮件/book@ctpc.com.cn

网 址/www.ctpc.com.cn

策划编辑/郑明莉

责任编辑/徐小美

封面设计/盘古火焰

印 刷/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规 格/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2.5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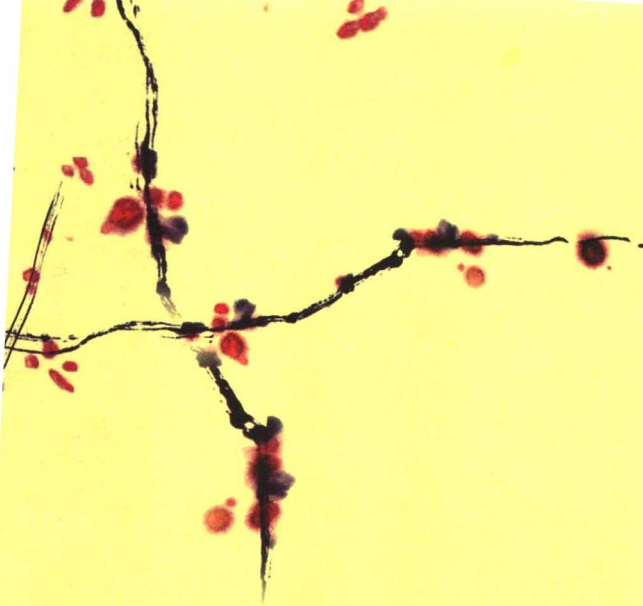
印 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5001 - 1750 - 6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前言

走在品读唐诗的旅程

如果说，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座高峰，那么唐代灿烂的文明便是缭绕在高峰上的云霞。在这些“云霞”之中，最美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唐代的诗歌。唐诗甚至让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亦逊色不少，文言小说的高潮唐传奇也比不上诗的广泛流传，而新生的词则更显得稚嫩。唐诗占去了唐代文学的大半光辉，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不夸张地说，凡是有中国人在的地方，都会听到哪怕只是几句的唐诗。

唐代的诗人们，不单单是写诗，他们或慷慨高歌，或低吟浅唱，或在边塞悲凉地吹奏笛箫，或于田园优雅地抚弄琴瑟。他们高兴的时候，白日放歌须纵酒；他们忧愁的时候，抽刀断水水更流。他们是一群歌者，毫无顾忌地抒发着自己的情感，吟咏出一首首歌诗。而一首首唐诗汇集在一起，就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组合成一曲唐诗的歌。

从唐初的六朝余韵，到唐风初成；从盛唐气象，到安史之乱带来的萧索低谷；从元和、贞元年间的唐诗中兴，再到风流晚唱——唐音一步步发生着变化，却不离唐代总的特色，那就是气韵上的华美，意境上的壮美，和情味上的优美，美得自然而健康。

他们或慷慨高歌，或低吟浅唱，或在独醒时，
笛箫，或在田园优雅地抚弄琵琶，他们高兴的时候，
日放歌须纵酒；他们忧愁的时候，独习空手拳。

在唐代诗坛灿烂的天空中，有着无数颗耀眼的星。他们有着独特的个性，或张扬，或清高；或稚气，或成熟；或高雅，或沉稳；或刚直，或柔和……脑海中忽地闪出串串姓名，而望一眼他们的身份，却发现，竟来自社会的各个层次与角落，有皇帝与大臣，也有百姓与寒士；有贩夫兵士，也有闺中少妇，甚至还有罪犯……在这样一个诗的国度中，盗贼也会对诗人另眼相看，皇帝也时刻关注着诗坛新的活力。

唐诗受欢迎的程度，无法以量形容，因为它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宋人纵然反其道而行之，但没有唐诗，宋诗又哪里去找反模仿的靶子呢？虽然宋诗是建立起来了，更与唐诗一起在诗史上双峰并立，然而唐诗终以自然之美而更胜。

从古至今，文坛上涌现出大量解说唐诗的作品。无疑，有着悲喜与美丑、壮阔与萧索、太平与动荡等千万气象的唐诗，是备受人们青睐的话题之一。也许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着对唐诗的印象，但每个人领悟的唐诗也绝不重复，恰如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现在，就让我们从唐诗的起点出发，沿着道路追寻一个个里程，感受歌者的悲哀与欣悦，聆听唐诗的旋律吧。

华清出浴图
清·康涛



春寒赐浴
华清池，温泉
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
力，始是新承
恩泽时。



目录

四海之内皆为家	1
一样分别两样情	5
红颜易逝的幽叹	9
山寺月中寻桂子	14
幽州台上的悲歌	18
孤篇横绝	22
春风不度玉门关	28
爱恋黄鹤楼	32
天涯共此时	35
田园中的守望者	38
一片冰心在玉壶	41
黄昏独坐海风秋	44
意尽，是种豁然	48
一个游侠身份的自己	51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55
天气晚来秋	60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63
阳关三叠	67
人生得意须尽欢	70
举杯消愁愁更愁	74
风吹一夜满关山	79
君不见，走马川	83
月是故乡明	88
安得广厦千万间	91





目录

以诗论诗	97
江枫渔火对愁眠	102
两个韩翃的区别	104
回乐峰前沙似雪	106
此恨绵绵无绝期	109
琵琶弦上的共鸣	116
似花还似非花	122
几十年不变的倔强	126
情有独钟对竹枝	130
薄情？多情？	135
桃花乱落如红雨	138
西冷松柏下	140
我心梦桃源	142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147
斑竹泪	151
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	155
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	157
只是当时已惘然	160
相见时难别亦难	164
山雨欲来风满楼	168
任是无情也动人	171
无情最是台城柳	174
“燕子楼”的凄凉	177
为他人作嫁衣裳	183
后记	185





四海之内皆为家

过旧宅（二首之一）

李世民

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
园荒一径断，苔古半阶斜。
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贞观六年，李氏武功旧宅，文皇帝故地重游。

太宗——那个曾经远近驰名的太原公子，战场上犹如神一般存在的大唐秦王，那个踏着玄武门前同胞兄弟的尸骨、迈过高祖李渊残碎的心走向皇帝宝座的李世民——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正是在这里。三十多年后，他翠辇鸣笳，黄罗伞盖，再一次来到自己的出生地，竟衣袂冕而还乡了。

三十年，尚不到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世间却如斗转星移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繁华似锦的隋王朝，已被唐取代多时，湮埋在历史长河中；当年身为岐州刺史的李渊，如今已经连升N级，成为大唐帝国的首任太上皇；而三十多年前呱呱坠地的婴儿，一个被父亲寄予了“济世安民”厚望的孩子，便是如今大唐皇宫中宝座上的帝王。

人变了，物也变了，人非物非。李渊挈妇将雏就任新官，离开了武功，旧宅便也荒弃闲置，直到被“封”为庆善宫，仍是一副乌



乌涂涂的模样——看看李世民《过旧宅》诗中对它的描述，印象或不得不如此了：

后园一片荒芜，曾经的小路被蔓草遮断，成为隐约可见的幽径；青苔日久，布满了半壁斜阶；前池的一泓清水早已干涸，化得无影无踪；只有如今依旧生花的杂树，似保留着往日的风采；然而年年岁岁花相似，后园早已没有了与之相衬的繁华，对比今昔，能不令人喟叹？

当年李氏一家离开这里时，站在旧宅的车马前，他们也许有过一丝留恋吧？那个在此出生的少年，会不会格外对旧宅多望两眼呢？不得而知。但即位后的太宗，确实几次回来，探看这位“老朋友”。

有时候，人对自己出生地的感情之深，是旁人所不能理解的。李世民的出生地，虽然残破，总还可以找寻；虽然荒芜，却仍可以辨认；这里有足够的空间令他驻足、沉思，有足够的沧桑使他念怀，念怀那些无忧无虑、阖家和睦的日子——怀旧与怀旧带来的感伤，便是《过旧宅》前六句体现出的诗情了。

有人说《过旧宅》是一首宫廷诗歌：一样宫廷诗歌式的感伤，一样堆砌着楼阶池木，更有一样的怀旧。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这首诗也许只能委身被遗忘的角落。我们不能因前面六句而忽略尾联，恰是最后两句，几乎将诗提高了一个境界。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李世民从对往日的感慨中走出，笔锋一转，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磅礴气势喷薄而出，唐初依稀尚存对南朝文学柔美的崇尚，终于没有束缚住北方健儿刚劲的豪情。离开旧宅，李世民从此踏上了转徙四海的道路，开始了自己建功立业、济世安民的人生旅途。

四海为家？怎么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四处漂流的流浪儿呢？非也。此“四海为家”，非彼“四海为家”。李世民不是漂泊的浪子，而是帝王，四海之内皆是他的家园，又何来漂泊之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李世民脑海中一定想起了这句



话。是啊，既然天下都是自己的家，那么这里——今日的庆善宫，往昔的武功宅院，不过是自己曾经栖身的一个处所罢了，又何必揽住旧日的思绪紧紧不放？龙，应该腾飞，应该居高而俯瞰，纵然有怀念、有依恋，却不该被这些束缚，因为龙所向往者是更高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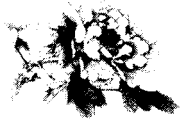
天空，伴随着龙的飞腾，是风起而云涌。

距李世民吟诵此诗的八百多年前，另一位帝王曾经由“风云”而起兴，抒发着感慨：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诗的作者正是那位一统天下、又因杀害功臣而毁誉参半的汉高祖刘邦，但他不经意间留下的这首诗，却为后人一致称道。诗不华丽，也不需要华丽，却有着汉代文学特有的悲壮，以及可贵的“真”，这足以使《大风歌》成为帝王诗中的佼佼者。而李世民的这首《过旧宅》，相形而言，不免婉约了些；然而气魄宏大、刚健有力的尾联，在总结全诗并点明题旨的同时，为全诗划上了一个豪迈的句号。明代胡震亨的著作《唐音癸签》中，就曾特地拣选这句尾联以及另外一首诗中的“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加以评论，他这样写道：“风起云扬之歌，同其雄盼，自是帝王气象方侔。”“帝王气象”，堪称点睛之语。若非帝王气象，“四海为家”大约要闹出笑话了。

太宗确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皇帝，既雄才大略地开创了贞观之治，更大张旗鼓地建设新朝虽略显稚嫩，却充满活力的文学大厦。还在做秦王的时候，李世民就有一番大手笔，以自己对文学的热爱，集中了诸多当时颇负盛名的文人，组成“十八学士”，建起文学馆（后来的宏文馆）这样一个文士们的“瀛州”（虽然秦王此为目的颇不纯，到底是为文学做了件好事）。而他成为帝王之后，就像他自己在《帝京篇》中说的一样，依然常在万机之暇时吟咏诗文。《全唐诗》中对他的评价是：“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



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清朝的文人们犯不上去恭维几百年前唐朝的皇帝，这个评价或许有高抬之处，但必须承认，帝王的爱好对文学的发展总会有推动作用。

不过，太宗皇帝的诗，的确不总是有着《经破薛举战地》的苍劲、“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的洞察、“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的豪壮，却也并不像郑毅夫所说是“嫣然妇人小儿嬉笑之声”。毕竟，在柔靡诗风弥漫了数百年之后，想让唐太宗立即驱散南音，确立新朝诗歌的新气象，这个要求未免有些苛刻，同时也不可能。

太宗自己就很喜欢宫体诗。譬如，那一首柔靡婉丽的《玉树后庭花》，在宫体诗中出类而拔萃，却也负着亡国之音的名声，因而帝王们每触及它的时候，难免会有所顾虑。太宗却不然，他曾直言要为自己的大臣们演奏这曲艳歌，还像个要做“坏事”的孩子般起誓道：“你们看，一定不会有事的。”事实上，对于先贤们所言音乐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命运的说法，他是心存疑虑的，只是不好直言，便在内心中一直暗暗相信，自己不会因为喜爱一曲《玉树后庭花》就成了亡国之君。是以太宗心中无鬼，当然不会惧怕《玉树后庭花》这个“鬼”了。然而，太宗毕竟是一代明主，有着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狡黠与理智。他可以喜欢宫体诗，可以创作宫体诗，但绝不允许宫体诗妨碍到他的宏图大业，一旦有大臣反对他的爱好并将此提高到一个可怕的高度时，他便会约束起自己的兴致，让理性在头脑中获得胜利。

唐初的诗歌在南朝文学的遗影中左突右闯，虽然一时无法完全冲出，却也为唐诗注入了新的活力。唐代诗风的嬗变，到底是要由后人完成。太宗带领一大群文臣雅士，相互唱和，形成贞观朝特有的文学景象，太宗自己也成为贞观诗坛中存诗最多的诗人。就这样，一个伟大的诗的时代的序幕，在不知不觉间拉开了。



一样分别两样情

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柳永道：多情自古伤离别。

不错，人生中有太多的离别，休说多情，便是无情，也不能不为所动，何况从来也没有真的无情之人。假如把一年计为一里，那么人生的路上当真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处处会留下不一样的离别故事。这正应了那句话，相聚总是很短，离别总是很长。因此，自古以来，离别一直是文人们常涉及到的一大类话题。

然而，情思敏感的诗人们，在面对相同的离别时，表现又各自不同。这恰如并非所有的诗人都会为秋的寂寥而感伤，刘禹锡便偏觉得秋日胜似春朝；也并非所有的诗人看见花落即要叹息，在并不开朗的秦观眼中，飞花亦有它的自在。是故一样的分别，不同的诗人更有着不一样的离情。

王勃，是可以算做特立那一类的诗人吧？

诗的开篇，王勃站在宫阙林立的三秦之地，遥望友人即将远去的蜀川——然而，不要说眼前有迷茫的风烟遮挡，便是天空一片晴



好，又怎生望得到岷江上的五津？

想到此，王勃心中生出些许伤别之意。他在同情友人的同时，难免也会想到自己——自己不也是四处游宦的么？同样要远离故土，同样是客宦他乡，这样的离别，其实已经经历不少了吧。何况，本就是客宦之人，在此是客，到彼亦是客，既然如此，似乎也没有伤怀的必要了。

想到此，王勃的思绪一下子开朗起来，诗情也随之高涨，他劝慰友人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好友，即便是相隔天涯海角也不会“分开”，况且，天之涯、地之角又如何呢？天下再大，终有尽头，说到底，也不过毗邻而已，大家总是同在四海之内嘛。

不过，私下里总觉得王勃的意思还可以理解为：偌大天下，总会遇到二三知己，天涯海角亦为毗邻，人间何处无友人……孔子的学生子夏不是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一颗诚挚的心与他人交往，又何愁没有好朋友呢？好友并不限于以前结交的故人呢，人应该向前看，对未知的将来、对陌生的天下也要充满信心。也许这样理解王勃的诗意，所达境界更为宽广，更能贴近他的豁达。

王勃与朋友一边叙说，一边相送，不觉来到了一个岔路口——按古时送行的习惯，该是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望着面色沉郁的杜少府，王勃再一次相劝，这一次，他大约一边笑着一边拍拍好友的肩头：“可不要像小儿女那样哭鼻子哟……”。

这一次送别，终以王勃的豁达作结，而那一句据说是化用了曹植《赠白马王彪》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诗句，也因此更加凝练生动，而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

唐诗中，不乏送别的名诗，更不乏送别的名句，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前者读来颇有缠绵悱恻之感，虽不是江淹所说的“黯然销魂”，也谈不上多么悲酸，却总有一种怅然与依恋沉淀心头；后者则与王勃这一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类似，以爽



朗的音调，一洗文人式的沉郁，独标高格。

有趣的是，王维的诗与王勃、高适的诗放在一起，乍看竟是大相径庭的两种意思，一个说前面没有了故人，另一则说好朋友会遍布全天下，当真是一样分别两样相送情。然而，无论悱恻，抑或豪放，都离不开一个基础，那便是与朋友的深厚友谊。透过诗人们婆娑的泪眼，抑或豁达的笑容，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份真挚的深情。于是，从“离别”这个相同的起点出发，尽管有着两条不一样的道路，却最终又汇集在了一个终点，这便是所谓的“异曲同工”吧？

然而，若以这首《杜少府之任蜀州》来判断王勃的性格，恐怕会得出一个不确切的结论：王勃依然有着文人常有的忧怀。就像汉诗中说的那样，“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年轻的王勃，在诗文中也常常流露对人生苦短的叹息。在那篇极富盛名的《滕王阁序》中，他写道：

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

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这不禁令人想起王羲之《兰亭集序》中“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的话语；但王羲之在那次曲水流觞时写下这样的话语，若按其生年为公元303年来算，确已是“老之将至”了；而王勃在滕王阁上抒发感慨时，却才二十多岁。他也会感叹，“八十有遇，共太公晚宦未迟；七岁神童，与颜回早死何益”，于是年轻的他吹起激昂的号角：“仆一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缓带，拟贮鸣琴；衣袖阔裁，用安书卷……”联想王勃先是因写《戏为檄英王鸡文》而被贬、后又因窝藏罪犯而下狱的不得意生涯，这句话听来更像是对命运压迫的轻蔑与无视。

王勃，忧郁、清旷并豁达着。

在王勃走入人生第二十七个年头的时候，在渡海时意外堕入水中，终因此而丧命。一个年轻而激昂的生命就此划上了句号，他终



走入自己所哀叹的那一种“才高命短”的颜回式人物命运之中去了。

王勃是初唐文坛上一位领袖，他的文学成就当然很高；然而在文学批评史上，王勃的主张却是有所偏颇的，他几乎完全否定了南朝的文采。当然，齐梁诗歌的框框架架使诗人受到了不少的束缚，但字调的发明以及对诗律的初步探索都为后世诗歌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前人的努力，诗歌发展到王勃这一代，也不可能会有如此成就。这一点，文人气质的王勃就不如初唐群臣来得精明了，他们以政治家颇富逻辑性的头脑，相对客观的对待宫体诗，不仅表现一种包容的气度，更体现出他们深邃目光中掩隐的智慧。

然而，无论如何，王勃是位了不起的诗人，我们今天只要吟读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脑海中似乎总会有一副年轻而豁达的笑脸浮现……



红颜易逝的幽叹

代悲白头翁

刘希夷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
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洛阳城东，粉红的桃花与雪白的李花，花开花谢，花谢花飞；纷飞的点点粉白，点缀着洛阳的春天。终于，风息了，花瓣停止了飞舞，悄悄地落回大地，却不知，最终驻足的又会是何处人家……

时值妙龄的洛阳女儿，道逢飞落的花瓣，心中一缕幽思油然而生。今年花开花落如此，明年花开依旧；然而，明年花开时，今年